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七



以仁
宗配
享明
堂

治平元年春正月景靈宮使宋庠屢請老上曰朕初嗣位何可
遽休大臣戊申命庠知亳州○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
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翰林學士王珪等議請循周公嚴父
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
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也雖
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而移於
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
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而移於成王也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
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
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言配考之文見於易嚴父之
義著於經聖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享
明堂○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切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
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
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

宋史

卷之

司馬
光言
年養

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
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仁宗
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一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
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非所以宣章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
詔從抃等議○三月司馬光言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
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
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况
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
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
致治也○呂誨言陛下孝養之禮臣不得而知之安親之道誠有未
至何則累聖成業靡思經緯邦國大事都無裁處獻納之言盡決簾
帷之下是陛下自處休佚而置聖后煩勞得謂之孝乎又言于皇太
后曰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
簾帷宜五七日一御○夏四月司馬光言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宮下
陳者盡放之出宮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癸未放宮
人三百二十五人○甲申御適英閣上諭內侍曰方日永講讀官久

司馬
光請
入宮

英宗

元年

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母拜後遂以為嘗○五月上既康復韓琦以欲太后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併以稟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於是議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琦遂白太后求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辨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韓魏公不動声色垂紳搢笏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蓋自慶祐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動中事機胷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其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歟

有制從容以和○癸亥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閏五月己丑召樞密直學士知瀛州唐介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下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韓琦言羣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實係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為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六月己亥進封皇子淮陽郡王瑁為穎王○增置宗室學官講書四員教授五員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丁未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為賓主講官位主席之東隅於是睦親宅都講吳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為序與講官分賓主再移書大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出申二書上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作睦親廣親北宅于芳林園○

知太原府陳升之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便奉養上以邊臣當久任難於屢易不許○上謂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對曰戡在鄜延已三歲習邊事上曰延州都監高遵教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卹此高瓊族子朕知其為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爾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賴焉○戊午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為穎王府翊善淮陽郡王府記室

顧禮敬百僚
韓維等
糾任
守忠

刺陝西義勇

參軍韓維為諸王府記室參軍侍講孫思恭為諸王府侍講穎王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進曰王安用舞靴王亟令毀去上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維等極諫曰上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彌縫尤懼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擇宮僚所致○秋八月丙辰入內都都知任守忠蘄州安置初上為皇子令守忠宣召避不肯行及上即位遂交闕兩宮間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帝納其言翌日遂絀守忠○丁巳以上供米二萬石賑宿亮州水灾飢民○九月丁卯詔復置武舉○初有詔以是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冬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萬戶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為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二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躰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詔從之乃命億等往

除商號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才勇者充歲以十月番上閱教一月而罷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曰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又奏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賦歛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一家之事也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况陝西未刺之民乎終弗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不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乎今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亦琦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默然竟不為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矣



慶曆之時詔刺陝西義勇方平日不可韓公曰可治平之

英宗 治平元年

時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
之盡忠而籍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
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寇何韓公之慮不及張公
邪義勇之刺其後運糧戍邊率以為常何韓公之慮不及司馬公
邪曰張公司馬公之慮誠是矣而韓公亦可深取也石壕之詩公
蓋誦之久矣彼誠見漢唐調發之弊故欲收拾強悍者養以為兵
則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樂公之慮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
非之哉

刺義勇有議溫公曰陝西之民已刺保捷既歛農民之粟
帛以贍軍又藉農民之身以為兵運糧戍邊恐重為民害韓公又
曰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即唐府兵收拾強悍以養為兵
則良民可以保相聚之樂非求異也亦同以國事為念耳

屯田負外即知襄邑縣范純仁為江東轉運判官襄邑有牧地衛士
縱民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勅純仁純仁言
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恤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
仁始純仁仲淹子也○十二月丙午翰林李士王疇為樞密副使上
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歐陽脩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為赫赫之名尔
一旦晚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上喜曰卿清直
好孝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知制誥錢公輔封還
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其素餐不可大用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

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事○內侍省

呂誥
筆論
內臣
監軍

條王
錢公
補

純
杖
杖
杖

押班王昭明為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供備庫副使李若愚為涇原
路鈐轄今躡則蕃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議而大事
即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寔領秦
鳳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諫官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
不自於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
至卑一路亦不勝其害况今鈐轄寄重其實已均安撫使之權矣欲
乞朝廷罷之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訖不從○集賢校理宋敏
求直集賢院韓維同修起居注初脩起居注缺中書進敏求及集賢
校理楊繪上問修起居注選何等人中書對近例以制科進士高等
與館職有才望者繪第二人進士今以次當補上曰修起居注即知
制誥豈以次補乃命易繪○丁巳二司修造案勾當公事張徽權發
遣戶部判官事知東明縣皮公弼權發遣度支判官事近歲二司官
以次迂而任不以凡天下財利盈虛出入雖能者居之未及究本末
而已用次迂他職故相習以養資假途為說而不事其職至是中書
奏請擇其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又任今命徽等用新制也

願許
蔡州
司馬
光諫
募兵

蔡
以說
賊

公
長官

賈
言用
人五
事

呂
論時
等

王
禮
與

治平二年春正月辛巳賜許蔡州見錢抄十萬貫令和采以救

飢民壬午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

南路募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東

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陛下斷自聖志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

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西夷不患不足○辛丑權發遣戶部副使呂

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東西淮南州軍類多飢饉民有餓殍凡力

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知杭州初上自濮邸

立為皇子皇太后垂簾外人稍稍言襄嘗有異議上數問襄如何人

一日因其請朝假变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煩多而襄

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琦等初尚揮解上意不回至是

因表請罷琦遂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已聞之琦

曰事出曖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曹亮曰京師後來喜造謗議

衆人傳之便以為實歐陽脩曰疑似之謗不惟無迹可尋就令迹狀

分明猶須重下真偽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出守○工

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和初公弼為三司使帝在藩邸嘗得賜

馬不善求易之公弼不許至是奏事畢上曰朕往在宮中卿不欲與

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也公弼頓首謝又曰卿繼蔡襄為使襄訴

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不悅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慢

失恐言者妄尔上益以公弼為長者○賜貢院奏合格進士明經諸

科彭汝礪等二百八十一人及第出身○翰林李士賈黯為權御史

中丞上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願

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才不求備四

以類薦等五擇取自代○三月辛未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

言中丞賈黯過失評黯奏曰諫官御史本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

有嫌怨且誨為人方正謹厚臣得與之共事必能叶濟詔以諭誨誨

遂受命因言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行下方始得知

比正其所失則曰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自取勝耳目

之官與不設同矣又聞近日臣僚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

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為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

繆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動搖果有之是欲

室塞聖聰恐非廟社之福也○夏四月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英宗

治平二年

不除
師傳

星
新
環

范鎮
數皇
考
司馬
光伸
俞

辛丑詔向命監司知州薦所部吏歲限定員本防其濫不問能否一切取足非詔意也自今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數○五月資政殿學士陳旭為樞密副使○丙子權御史中丞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大傅臣按大傅大保是為三師大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今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非安臣愚以為自今皇子及宗室卑者除官並不可帶師傅改授三公詔可○六月辛卯江東轉運判官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權發遣鹽鐵判官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缺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二人而自上擇取一人為之至是缺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

此即仁宗言臺諫必由中旨詔毋以輔臣所薦充臺諫之意也蓋諫臣乃人主之耳目出於宰相之進擬則為宰相之鷹犬今也皆由內出其各以命之而非出於左右之所舉此治平臺諫之權所以重也此治平臺諫之爭所以激也

○初議宗奉濮安懿王典禮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考之今古實為宜稱王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已酉中書又奏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太后聞之辛亥內出手書

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甲寅詔曰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

寺即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從王珪等議奏皆留中不行司馬光又言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評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

聖聽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本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定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况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秋七月樞密使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罷至二十餘上

英宗 治平二年

歐陽
修
樞密

韓絳
樞密

水災
求言

司馬
光言

固欲留之不可癸亥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戊寅觀
文殿太李士賈昌朝卒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為
名臣及執政不為善人所與或以為結宮人宦官數為諫官御史所
攻○庚辰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文彥博為樞密使初彥博自河南入
覲上謂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備聞始議公於朕蓋有恩者彥博遜
避不敢當○樞密使張昇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脩為
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脩脩竟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
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遽止及張昇去
位上遂欲用脩脩又力辭不拜○辛巳權三司使呂公弼為樞密副
使○權知開封府韓絳權三司使請以川陝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
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以平物價上歎曰衆方姑息卿能獨不徇
時耶詔行之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絳執不可上曰朕初不知當為
卿改而干者不已絳執益多因為上言即有飛語願得究治上曰朕
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毋憚謗宮中所用
財費悉以合同憑由取之絳請有例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
計○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壞官私房舍漂殺人民多田產不可

勝數乙未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害執政
大臣其叶德交修以輔不逮初學士章詔曰執政大臣其湯思天變
上書且後曰淫雨為災專以戒朕不德故更曰叶德交修司馬光上
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淮江之水或溢或涸去夏
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粟棲於木末
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頽之間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暖氣如春
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至秋幸而豐熟未及
收穫而暴雨大至一亩半穗湯無一遺都城之內道路棄穽官府民
居覆沒知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
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
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願為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為說賊
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
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為
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
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謙
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方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

鄭紳
言應
天以
實

請
勅

試制
科武
奉

呂誨
言臺
官錄
負

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為非而以他人所言為是非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呂大防言雨水為患此陰勝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夷狄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知制誥鄭紳時知荆南上疏曰陛下詔求忠言將欲用之邪將欲因災異幸故事而藻飾之邪苟欲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宜選官專掌群臣所上章疏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從容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羣言得而衆事幸此應天之實也○知制誥宋敏求韓維同修撰仁宗實錄○九月辛酉編纂禮書成百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為名○司馬光言切見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群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屬者暴雨為災五稼漂沒陛下正宜深自抑損伏乞拒而勿受呂誨亦言陛下思所以應變之實洪名盛美抑而弗居望宣諭輔弼所上第五表批荅宜丁寧訓告以斷封章上嘉納之○己巳策制奉

人又策武奉人甲戌以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祿為秘書丞前和川縣令李清臣為著作佐郎百祿所對策言五行傳曰簡宗朝廢祭祀則水不潤下臣愚請因濮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為一國太祖則神靈享於禮義人心悅而天意解矣清臣安陽人歐陽脩奇其文以為似蘇軾及試秘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脩迎語曰考官不置清臣第一則繆矣發視果第一時同發策者四人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所問災變當復得第一清臣曰此漢儒說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於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清臣竟在次等○冬十月呂誨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缺失然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缺中丞御史五員差出者二人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一員司馬光迂領他職傳堯俞出使虜庭諍臣近同廢置自古言務雍塞未如今日之甚也○十一月壬申祀天地于園立以太祖配大赦

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知制誥范鎮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荅曰周公不之曾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今自請外而有是命或曰鎮與歐陽脩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脩意脩乘間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褻貶失實也○癸酉契丹改國號曰大遼○辛巳知徐州張方平為翰林李士承自上嘗問治道躡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上不竟前席曰朕昔奉朝請望待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而不然聞李士之言始知有人矣○翰林李士馮京修撰仁宗實錄○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皆不報乞兪臺職又不報是月壬戌即與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幸之譏韓琦飾非博會曾亮趙縻苟且依違伏請下脩于理及正琦等之罪戊辰又奏脩博識古今精習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為正董宏之說為邪利誘其衷神奪其鑒

宋監十一

九

今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眾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辯于上願陛下霽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庶幾群疑可釋上意不能不向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為皇夫人為右皇帝稱親誨等因激納御史告救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上以御寶封告救遣內侍陳守清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勅猶居家待罪

呂中曰人之言曰濮郎有議當以稱親為非稱伯為是愚謂稱親固非矣稱伯亦未安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廢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以正統縮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為齊衰葛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脩稱親之義其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爵但如昔親等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按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祖伯父某罔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无憊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

純仁又獨奏皇太后自撤簾之後未嘗預聞朝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寮苟欲遂非掩過且二代未嘗有母后詔令施

純仁

呂誨

韓琦

司馬光

司馬光

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母后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寢前詔凡係濮王典禮陛下自可采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韓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上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脩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為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誨罷待御史知雜事知蘄州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洛監察御史裏行知休寧縣○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殿中丞蘇軾直史館上在藩邸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今驟用之適足累之也且近例當召試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軾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他日歐陽脩具以告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之意乃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三月己未彗星晨見于東壁長七尺許○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趙鼎趙

瞻自契丹使歸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列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上數諭留堯俞等堯俞等終求去乃以堯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司馬光言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今忽聞傳堯俞等三人相繼皆出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宵臆伏望陛下特發宸斷召見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不從光又奏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為臺諫官共論典禮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辛巳彗昏見于昴如大白長丈有五尺壬午李于畢如月○夏四月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紀傳之射文字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射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書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

治平三年

其諫
行
不
實

蘇洵
作
好
論

太常博士劉放代之。○司空致仕宋庠卒。庠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弗為也。○殿前都虞候郭達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達始於是知制誥邵必言達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咎韓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原傾邪故以達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達知諫院邵充御史吳中呂景交章論達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五月詔在京文臣知雜御史以上武臣觀察使以上每歲舉幕職州縣官充京朝官二人今後並罷。○是月彗行至張而沒彗之未沒也言者多以爲憂或告韓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劉庠爲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獲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贈太常禮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祿寺丞初王安石名始成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洵與安石游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洵獨不往作辯姦一篇畧曰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

宋盛十一

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虜之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洵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張方平嘗論洵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

司馬溫公嘗嘆先見不如呂獻可然獻可疏安石於參政之時不若吳奎唐介已見於熙寧初召之日吳奎唐介見於熙寧又不若蘇老泉見於嘉祐也然安石之心不惟諸公知之仁祖先知之矣蓋安石之法可以用之一縣而不可行之天下安石之才可以備侍從獻納之選而不可以爲參政宰相者也

○壬子改清居殿曰欽明召直集賢院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爲朕方厲大事豈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遂進景論七篇明日復召對延和殿廣淵曰景以三德爲馭臣之柄尤爲善論朕遇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屏置之坐

英宗 治平三年

呂公

著以

濮議

罷

金蔡

蘇銷

夏入

寇漢

歐陽脩言
賢路
大疾

立穎
王為
太子

右豈恃無逸之戒也。○秋七月甲寅屯田員外郎吳申為殿中侍御史自傳下議濮王事稱直劉岸及申私論與下叶故相繼並居言職。○八月己亥龍圖閣直學士呂公著知蔡州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又請追還呂誨等皆不從即稱疾求補外官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內侍數諭又教令公著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才數月復上章請出而有是命。○九月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遂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會有以內庭為言者上疑之卞曰真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上曰然文王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此爾詔卒如卞請。○是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又寇柔遠寨諒祚中流矢道去鄰延經畧安撫使陸詵言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即止其歲賜銀帛牒宏州問故而諒祚果大沮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冬十月丁亥詔今禮部三歲一貢舉進士以三百人為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同簽書樞密院事郭逵為陝西四路公邊宣撫使兼權判渭州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權知成都府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甲午詔宰臣參知政事奉才行士可試館職者五人先是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上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多云不進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之路太陝上曰如何脩曰往時入三館者三路今塞其二矣上曰何謂三路脩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試館職第一一人及第者不十年即至輔相者今第一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一人已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奉之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館閣缺人與試是薦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進賢路大狹也上嘉納之故有是詔於是韓琦曾公亮歐陽脩趙鼎等所奉蔡延慶夏倚凡二十人上皆令召試。○十一月戊午上不豫十二月先是上久服藥一日宰相韓琦等問起居退穎玉出寢門憂形于色穎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朝夕勿離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王感悟去上自得疾不能語凡數分事比且筆於紙辛丑上疾增劇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書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上又批於後曰穎王頊琦即召學士草制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上憑几出數語方平不

英宗 台平三年

能辨因請進筆上書來日降制立其為皇太子于字所書名不甚明
方平又進筆請之上再書穎王二字又書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
制上既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泣然下淚又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
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間亦不能無動也

即位○二月龍圖閣直學士韓維陳二事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
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謹重上嘉納焉

○寬仁之主常失之不為剛果之君常過於有為是時安石
未召也而維之言及此矣觀仲淹在慶曆之時獨以為事有先後
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况當神宗有銳然必為之志乎

○壬辰手詔曰朕嘗侍先帝恭聞德音以舊制尚帝女者輒皆升行
以避舅姑之尊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
之朕恭承遺旨敢不遂行下中書門下議降詔有司以發揚先帝盛
德於是令陳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行見
舅姑之禮自此始○三月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陶為右諫議大
夫權御史中丞陶入對便殿上引書咸有一德諭陶曰朕與卿一心
不可轉也問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斥佞人任正士復轉對以

宋監十一

十一

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藝以汰冗兵○權
知貢舉司馬光等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二百五人分
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一第一第二等賜
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一等並賜及第第二等賜
同出身勅下真院放榜○壬申參知政事歐陽脩為觀文殿學士刑
部郎中知亳州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
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同脩未嘗不力爭士大夫
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姦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一數之
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誅者益多英宗嘗稱脩曰性直不
避衆怨脩亦嘗誦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六
表乞致仕不從脩年才六十也○癸酉樞密使禮部侍郎吳奎參知
政事奎入謝日上嘗語以追尊濮王事與漢宣帝異奎對曰然宣帝
大臣所立豈同仁宗能以義立先帝追尊事誠率私恩上深然之又
言此為歐陽脩所誤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失衆心他日奎進言帝
王所職惟在別判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
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閏二月甲申夏國王諒祚遣使來獻方

聖
安石
不起

曹公
亮薦
安石

司馬
光
翰林
不許

士陶
及
達

王陶
劾
琦
不
押班

物謝罪。○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庚子詔布告内外文武
群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不及至於朝之缺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
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宜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工部郎
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上語輔
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召不起或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邪曾公
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宜膺大用不敢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
領羣牧備見其臨事迂闊且護局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亮焚惑
聖聽癸卯詔王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
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慶曆中嘗詔宰相賈昌朝
凡軍國機務及以邊兵馬事知州鈐轄宜同樞密使陳執中參議自
後寢廢至是復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曰公著並為翰林學士
光累奏固辭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
事不可上遣內侍強光受告光拜而不受詔趣光入謝光入詔以誥
置光懷中光不得已乃受它日上問王陶曰公著及光為學士當否
陶曰二人者臣嘗論薦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憂不治。○夏四月殿中
丞唐淑問為監察御史裏行上諭曰朕以家世用卿卿當謹家法人

宋監十一
十一甲

臣病外交陰附卿宜自結主知此言者尚扶別細故以為能濁亂人
聰明無益也論事必務大躰乃為稱職淑問介子也。○先是詔陝西
沿邊宣撫使郭達赴闕御史中丞王陶斥達乃文彥博之走吏范仲
淹之弄兒上初許罷達尋復止之以手札諭陶等曰先朝用達今遽
罷之是先帝有任人之失也朕為人子必不可彰父之過朕寧負暗
於知人之責耳。○辛酉詔内外官所上封事委翰林李士丞旨張方
平李士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
皇祐編勅常朝日輪宰臣一員押班尋常效據引贊官稱宰臣更不
過來切慮上項編勅儀制別有衝替伏乞明降指揮中書不報中丞
王陶因以狀白宰相又不報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
梁冀專恣等事為諭其略曰忽于官瞻視之庭蔑如焉隴艱再拜表
儀之禮重若丘山

臣之專重臣亦不容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
下不可一日無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
察其所為不類亦過矣國家置臺諫以察政府固所以防權臣然
韓琦之在當時乃重臣非權臣也宰相不押班其事久矣王陶據
劾其專權何哉

治平四年

甲子韓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屢請罷不許遂在告不出上命翰林
 李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與王陶兩易其職丁卯光入對曰言職人
 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則中
 丞不可復為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詔已進
 入而陶李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戊辰參知政事吳奎趙鼎堅
 請糾陶于外上不許請復授群牧使許之既而上直批送中書以陶
 為翰林李士時宰相去位奎即具奏曰閏月以來寒暄不節暴風屢
 作今茲時雨愆亢螟螣孳生過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今乃挾持舊
 恩排抑端良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非是始於二
 臣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陶翰林學士乃是由其過惡更獲美遷天下
 待陛下為何如主哉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內外大臣典布四體臣
 輒違制旨亦乞必行典刑已已奎遂稱疾乞罷上封奎劄子以示陶
 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侍御史吳中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
 事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臺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
 能免過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舊供職并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具
 五罪上以手札賜知制誥知諫院邵亢趣進入陶李士誥亢遂言御

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各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庚午上批付中
 書王陶吳申吳景過毀大臣王陶知陳州吳申吳景各罰銅二十斤
 吳奎位在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詔為內批二日不下除知青州司
 馬光權御史中丞光復奏外議皆以為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
 之名望素重於陶臣愚欲陛下且留奎在政府上不憚先是上封陶
 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
 矣上為之動辛未公亮入對懇請留奎上許之使復為參知政事奎
 既復位邵亢更以為言上手札諭亢曰此無他欲起堅卧者耳堅卧
 者蓋指琦也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抗為詹事琦固薦陶文彥博私
 謂琦盍止用抗琦不從及琦為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
 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直宜受撻○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詔
 奏疏曰臣蒙陛下委以風憲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修心
 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
 信賞三曰必罰仁宗時臣初為諫官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嘗
 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陛下始初清明政虛心下問之
 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

治平四年

願陛下勿以為迂闊試加審察○五月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從翰林李士王珪范鎮之薦也英宗初立唐英上謹始書言為人後者謂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公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黜逐珪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乙巳置寶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以翰林學士呂公著兼寶文閣學士右司郎中邵必為寶文閣直學士先是公著與必同編集仁宗御集藏寶文閣故因授以此職○御史吳申言之自今內外官並令久任非經三載不得遷移以合堯舜考績之法○六月己未遣官於求泰景陽通天安肅四門賑濟河北流民米司馬光言如此處置欲為恤人之名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監察御史裏行唐叔問亦以為言乃詔四門給米盡六月止仍曉諭以河北近得雨令歸本貫不願歸者勿強又令河北轉運司約東州縣倍加存恤○同知諫院傅卞為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龍圖閣直學士趙抃知諫院既見上謂曰卿匹馬入川以一龜一琴自隨為政簡易稱是耶人言抃常獨處室中性有一龜對之效其服氣故也前此自蜀還者多歷省府官大臣以為言上曰用抃為諫官賴其言亦倘欲大用何必省府乎抃獻疏言

宋世四十一

十一

任道德委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機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十事又言口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又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復論五費謂宮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費多見納用○辛未詔逐路轉運司通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劄折以聞先是二司使韓絳言告惡之弊無其差役之法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母及老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產於官者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欲望下哀痛之詔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委侍從臺省官集議使力役無漏重之害役法之議始乎此○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澗城種謗招西人未令陵取為橫山得力酋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夸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詔增給田五頃向在英宗時嘗款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任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絕利源以弊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疏奏英宗稱善嘗置諸左右上見而奇之會邊臣多言橫山族帳可招納者是日

英宗 治平四年

程昉
再任

國孫
光政
高若
簡

曾公
亮季
呂惠
卿
字文
之邵
致仕

司馬
光言
內臣
樞事

召向入對凡向所陳計策上皆令勿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知汀
州周約進洞板一片其木成文有天下太平四字賜獎諭付史館○
乙亥御史張紀言近歲以來百司庶務多稟決於中書臣謂政府不
當侵有司之職有司亦不當以細務汨政府詔中書樞密院應細務
合歸有司者條析以聞後中書具三十一事樞密院具六十二事皆
歸之有司○秋七月戊寅御史張唐英言河北安撫使陳薦乞留知
磁州程昉再任夫進能退不使者之職然不加考察則賢否混淆臣
願下薦具昉治狀而任之庶不失實中書言薦曾言昉廉勤而刑獄
詳平此為實效遂如薦請令昉再任○庚辰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言
本朝典禮循唐之舊真宗仁宗皆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
明堂伏請以英示配詔恭依○上初即位內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罷
內職獨勾當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司馬光疏言居簡性資
姦回工讒善佞又處近職罪惡甚多上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閏陞
小臣何繫山陵先後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上
從之癸巳高居簡為供備庫使罷御藥司馬光累劾居簡言與居簡
難兩留求外郡請對時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來矣呂公弼曰陛下

大德十一年

十一

欲留居簡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簡居簡內臣光中丞願擇其重者
光因曰凡左右之臣不湏才智但令謹朴小心不為過斯可矣○乙
未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院書籍惠卿與王安石雅相好安
石薦其才於曾公亮公亮遂奉惠卿館職○丙午文州曲水縣令字
文之邵上書言邵為曲水令歲飢轉運使以輕薄絹高其價使縣配
賣之邵言縣有戶九千六百而役於公者二千五百可耕之田無幾
不可以重困之拂轉運使意及上書不報之邵曰吾不可仕宦乃以
太子中允致仕退居十五年卒年五十五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願
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八月丁未朔
太白晝見○辛亥司馬光言臣切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
以群臣能否臣愚切以為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
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
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觀九重之內詢
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
罰臣恐謬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初張方平
司馬光等受詔詳定內外所上封事既奏上又令中書參議光對延

英示 治平四年

地震
小人

爲彌
乞下
君子
小人

王安石
石爲
翰李
韓琦
罷相

張方
平文
章

趙抃
參政

和殿言封事善者在陛下決行之上曰大臣多不欲行光曰陛下詢芻蕘以廣聰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上曰如有言無行何光曰然不知言無以知人要而詢仍試以事則真爲自辨矣癸亥詔詳定封事所奏如其中有商量不同或難行者可召詳定官赴中書問難今述利害以進○己巳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對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上曰誰爲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爲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國家自建隆以至治平猶一陽之復而漸進於正陽之月也自熙寧以至靖康猶一陰之遇而漸進於純陰之月也熙寧之初其陰陽升降之會故曾公亮因地震之變而進陰陽之說愚以爲小人之陰夷狄之陰皆肝於此矣

○癸酉葬英宗于求厚陵○是月判河陽富弼上疏曰帝王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然于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于官百職莫不得人矣陛下勿謂所采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當防姦詐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亂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九月乙酉附英

宋史五十一

十八

宗神主於太廟朝樂曰大英之舞○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爲翰林學士上嘗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實高出於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弗信於是卒召用之○韓琦數因入對懇求罷相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坦州上諭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垂涕稱謝擢琦子忠爲秘閣校理端彥爲光祿寺丞琦乞令忠彥赴試而命之○呂公弼爲樞密使張方平爲參知政事方平在翰林上所草詔上手詔彥之曰卿文章典雅渙然有二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爲少意博辭寡雖書訓詁無以加也○趙抃爲參知政事抃嘗密奏臣僚有被謗于外始疑而終釋者有詭說於前初惑而卒明者願陛下察其言觀其行敢有挾清論奏懷謗罔上屏之遠方罪在不赦手詔曰卿政事之餘能時以經義啓沃苟非博達法理誠節內固何以臻此指意况遠罔究所謂藥非瞑眩厥疾弗瘳宜不憚煩悉陳觀縷抃復具奏上嘉納之○三司使韓絳權知開封府邵亢並樞密副使先是絳向种諤言蕃部崑名山有歸附意上遣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上曰此外人妄傳耳光

英宗 治平四年

司馬光論
張方

論
子

司馬光著
馬

橫山
族

曰陛下知薛向之為人否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
 事耳光曰錢穀誠知之邊事則未知也又言張方平文章之外姦邪
 貪穢上曰有何實狀光曰請言臣所目見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
 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
 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上
 曰吳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為賢光曰
 結宰相為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趣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上曰
 兩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未擇小臣豈敢與聞
 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選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
 不當用小人也○癸卯司馬光為翰林李士兼侍讀李士滕甫權御
 史中丞光言臣昨論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
 不足采向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穢
 乞烹今檢取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題推勘劉保衡案
 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祇受光等告敕下通
 進銀室司口公著具奏封駁上手詔諭光曰適得卿奏與卿禁林復
 兼勸講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開延英之席而待卿胡夕討

論數言 道以箴遺缺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志也
 封還 蓋不知此意耳於是取告勅直付閣門趣光等令又公著亦
 以奏朝廷既以臣言不當當顯行黜責其所降勅告亦須經由本司
 臣雖可罪而此職終不可廢他日登對上獨留公著謂曰朕以司
 馬公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
 如迂闊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
 迂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冬
 十月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光令候書成日寫
 入又賜穎邸舊書一千四百一卷○先是種諤奏諒祚累年用兵人
 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以故首領鬼
 名山者結紱銀州人數萬其謀歸順庚申入紱州壬戌入銀州鬼名
 山所部族帳悉降諤尋得罪去權發遣秦州李師中言言入方入貢
 仇起釁端無益於事○十一月丁丑文彥博等曰諸路帥臣轉運使
 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所宜審擇其人又於其任又曰兩府堂陛
 之重亦當久任使其下不能傾危乃可立事韓絳曰漢王嘉以謂一
 千石尊重難危乃可使下况堂堂之勢也○戊寅詔令御史臺每

庚子 治平四年

韓琦
論事

起居日令百僚轉對○丙戌手詔曰故事一府初拜各舉所知者二人自今宜各言其人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
韓琦判相州上諭以蒐召山事欲令琦暫往相州却求永興經撫西
○丙戌改命琦判永興軍兼陝西路經略安撫使賜手札趣令治裝
○即奏曰薛向始議招誘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神諤擅取綏州環慶
李肅之領眾七千破漢族帳涇原蔡挺又欲合環慶兵直趨興靈帥
臣肆意妄作取怨戎狄臣朝夕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筭願召二
府大臣早決之○丁亥詔宜令天下州軍各上所轄縣令治狀優劣
其條約令考課院詳定以聞○乙未詔令內外兩府兩制文武二司
副帶武臣正任以上臺諫諸路監司於京朝官使臣幕職州縣官內
各舉所知二人見任兩府三人或耻於自媒又淹下位或偶因微累
家以周行者咸以名聞○己亥新知澶州向傳範改知鄆州諫官楊
傳範后族不當領安撫使無以杜外戚僥求之源上曰諫官如
此善可以止他日妄干請也○繪又嘗言宰相不當用其子判鼓
○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甫曰人有訴宰相者便其
○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
○上

丁未

乙未

己亥

王安石

石講

不果

劉敞

七經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孫覺

以中人為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

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對曰：願

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諭。安石退而上

疏，極言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且謂理財無法。○庚申，翰林學士兼侍

講呂公著、王安石等言切，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

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切以謂侍者可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

韓維力約，胡宗愈言臣等以為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

之意。龔鼎臣、蘇頌、周孟陽、王汾、劉放、韓忠彥等言乾興以來侍臣立

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為有司之失而輕

議變更乎？上問曾公亮，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

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權判南京留司御史

臺劉敞卒，慶曆前學者多守注疏之學，至敞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

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癸亥，孫覺為右正言，赴諫院供

職。上覺言欲革積弊，覺對弊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他日上

語左，曰：孫覺頗知理。○五月癸酉，上謂文彥博等曰：丁、明、王、欽若

陳彭年，何如人？彥博等各以所聞對。因言當時修建

之耗，祖宗儲積過半，至今府庫不復充實。上曰：王旦為宰相，不得無

過。韓絳曰：且嘗諫，上不從，求去位，又弗許。上曰：事有不便，當極論。列

宋監十一

眉等開

豈可以求去為是也。○國子監言補試國子監生以九百人為額，從

之。○六月癸卯，以同州明法魏道嚴為本州司士參軍，前邠州觀察

推官狄國賓注儀隴州職官一任，以判求與軍韓琦言道嚴唐鄭國

公證裔孫國賓，梁國公仁傑十二代孫故也。○詔諸路與監司訪尋

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埤，功利有實，當議旌

寵。○乙卯，賜知唐州光祿卿高斌教書獎諭。賦在唐凡五年，比罷增

戶萬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三萬一千二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

地皆為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云。○丙寅，

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見。今支

費有不同者，開析以聞。光登對言：國家所以用不足者，在於用度太

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

夕所能裁減。若但欲知慶曆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數此止當

下三司供析，其同與不同立可盡見，不必更差。官置局上深開納，明

日即罷裁減司。○秋七月乙亥，詔秦州新築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

神宗 熙寧元年

却算 樞密 始並 置使 副院 知院

地震 日食 人粟 驚

聖賢 廢廉 罰金 御史 賤秩 諫官 司馬 光言 漕運 光論 擇人 幸執 賜郊

即算築城也○丁丑布衣王安國賜進士及第仍注初等職官○已卯群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今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太宗尊號盡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詔賜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傾禍被此洪名有慚面目遂終不許○新知大名府陳升之知樞密院事文彥博呂公著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樞密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辛巳孫覺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先是陳升之登對上面許擢置中樞覺相繼登對上因與言陳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長安而執政以為無過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官使亢知永興升之為樞密使上以覺為希旨收恩且區處大臣非小臣所宜故責之覺又言滕甫貪汙頗僻斥其七罪上不信悉以覺疏示甫甫謝曰陛下無所疑臣無媿足矣○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曆不效當改曆詔司天更造新曆○降將作監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戎代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當度牒

宋監十一丁

三

以佐一時之急欲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賣度牒蓋始此年○八月壬寅京師地又震同知諫院孫覺通判越州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為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賤秩諫官未有罰金賤秩而猶居其位者也覺遂移牒閣門御史臺云論邵亢滕甫奸邪方待罪更不入朝及釐務閣門以聞上批出曰覺牒與所言事不同宜與外任差遣○甲辰京師地又震○辛亥邇英進讀已召司馬光問以河北災變光對以飢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監鐵副使呂誨侍御史呂景此兩人似堪其選○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陪祀官並蒙賜方今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

神宗 熙寧元年

光奏曰朝廷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臣愚以為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日豐稔自依舊制臣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安石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窮困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安石爭論久之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前所言意草批劄曰方今生齒既蕃而賦入又為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之不圖而姑務自損祇傷國體未協朕心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復辭○甲子手詔曰昔我藝祖之興以天發之期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宗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也○乙丑詔復行崇天曆○鹽鐵副使呂誨同知諫院用司馬光之言也○詔自今試館職並試策論罷詩賦○九月辛未涇州觀察使從式進封安定郡王初韓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

宋監十一

甲

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甲申詔自今內批指揮並作奉聖旨施行○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冬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記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咎夔稷契陛下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神宗

三代以來書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見神宗也真以文帝

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魏證諸葛亮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智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所謂擇術講學之方雖孟子告君殆不是過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哉神宗詰其設施之方而再三不肯條對者蓋其所施設之方止於青苗助役之類而遽條陳之則人必不我信故粗言一二而不肯錄進欲使人主之深聽而後舉朝聽其所為也未幾讀吳申謹奉成憲之疏於是謂成憲不足道流俗不足聽勞民非所恤嚴刑非所緩人主當示人以好惡當懼人以不測且謂勞民重刑三代亦然而安石施設之蘊理財之法變法之心蓋露矣

○丙午上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

司馬
官論

最為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轉運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十一月癸酉太白晝見○丁亥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甲午司馬光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去也○京師及莫州地震○十二月壬寅詔自今內批指揮事後次日覆奏行下○癸卯瀛州地震○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詔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庚申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其實弩也詔依樣製造至是以進

熙寧二年春正月丁亥上謂輔臣曰近見內藏庫籍文具而已

財貨出入略無闕防嘗聞太宗時內藏財貨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也嘗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嘗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闕防之法當更擇人領之○知同州趙尚寬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廣淵條奏置義倉事知陳留縣蘇洵亦言臣勸諭百姓置義倉以備水旱條上措置事詔曾公亮曰近王廣淵於齊州創置義

宋監十一

五

倉已勸率十萬餘石當得人繼守真事可特詔廣淵舉知州一人○

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初以集禧觀使召弼赴闕弼既辭不受上乃罷集禧之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庚子王安石參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人皆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上曰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上以為然○丙午翰林學士司馬光登對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為何官名為美狄所知柰何出外光初罷御史中丞慶因問公著以光何不為中丞公著歸告于上故上乃知○甲子命知樞密院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條例文字看詳具合行事件聞奏別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條例先是安石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利出於一統者以有此也安石因請以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

富弼
辨災
異非
數

置條
例司

名狄
光美
司馬

法度
言立
安石

富弼
傳相

論內
藏闕
防
手廣
義倉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復施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疏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史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春秋非五經也洛水警子與鳳皇來儀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技與嘉禾合穎同垂於周史春秋不書祥瑞而盡書災異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議以春秋為腐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讀科目不以取士馴至崇觀之間姦臣用事一卉一木之異指為嘉瑞天地災變隱而不言是與春秋正相反也胡氏之論蓋攻安石學術之亂天下也

○三月上既用富弼為首相弼猶以足疾在告是日弼始入見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冀緣朝政守靜則或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癸未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先是轍奏疏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疏奏上批付中書因召對而有是命○兩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

宋監十一

十一

薄小才小才雖似可喜然害事壞風俗為甚恐須進用醇厚敦實之人上曰大臣正要與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則天下自治○壬辰上問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略見倫緒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能使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恐風俗壞不勝其敝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上頷之○夏四月丁酉朔群臣上尊號詔答不允先是上謂執政曰受與否於人情孰安王安石曰受與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見受與不受無加損之理則此事皆陛下自擇上曰三尺童子亦知無加損也○知諫院錢公輔罷知諫院時上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召臺諫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同心以濟所願公輔對曰所為是邪天下誰敢不同非邪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已○丙午同天節罷上壽是日兩富弼言願陛下未以今日雨澤為喜當以累年災變為懼蓋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於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邪上親書詔答曰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俟也○丁未參知政事唐介卒上初欲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曾公

亮因薦之介曰安石好學而流古論議迂闊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諸公當自知之耳時執政進除目上又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為為可即施行其事問安石以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為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禮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為相堂帖重於敕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及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介數與安石爭論於上前安石強辯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悶居頃之疽發背而卒○丙辰詔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殿外道之而非言爾為不恭王安石之詞也○五月癸未鄭獬知杭州王拱辰判

亮因薦之介曰安石好學而流古論議迂闊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諸公當自知之耳時執政進除目上又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為為可即施行其事問安石以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為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禮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為相堂帖重於敕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及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介數與安石爭論於上前安石強辯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悶居頃之疽發背而卒○丙辰詔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殿外道之而非言爾為不恭王安石之詞也○五月癸未鄭獬知杭州王拱辰判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應天府錢公輔知江寧府獬與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故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當筆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呂誨即奏曰王拱辰不聞有過遷謫出外鄭獬在三班院皆稱公當權府亦甚平允遽然補外錢公輔先因營救滕甫遂罷諫院今又被逐蓋甫與王安石素所不足今無罪被黜甚傷公議上出誨奏示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安石入朝之初即勸人主逐諫官其本意如此故臺諫未敢言有直罷者自安石始上罷吳申復以吳申例罷公輔自是人附已者始濟之矣

○癸巳樞密院言欲檢尋本院諸文書凡闕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於遠者並刪取大旨編次成冊仍於逐門各留空紙以備書載將來處置事從之賜名經武要略○是月丙戌王安石以口誨劾章乞辭位上即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上又謂安石曰口誨言卿每事好為異多作橫議或要內批以自質證又詐妄希會朕意朕與卿相知如高宗傳說亦豈須他人為助○群臣准詔議學校貢舉多欲變改舊法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生院蘇軾奏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

編經 武要 略 王安石 石不 允 蘇軾 論 本

蘇軾 言 獻 三 安石 孔子 惠卿 顛子 知縣 考課 呂誨 政王 安石 得影

論 夏 知州

劉琦 等攻 安石 得影

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上得軾議喜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釋然矣即乃見問何以助朕軾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呂惠卿最為安石所賢愛薦于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顛子○上曰欲用蘇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考課院言準詔定到考較知縣縣令課法分為上中下三等內有績狀尤異出於上等之外則定為優等如政事昏繆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為劣等○六月丁巳詔呂誨落中丞以本官知鄧州前此誨上疏曰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唯其用捨係國休戚知少正卯之才言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大聖孰能去之臣謹按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寒慢上陰賊害物今畧疏十事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

宋監十一丁

八

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而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詔視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誨坐貶○太白入井壬戌晝見○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監言日食辰巳間有陰霧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數宰臣富弼等拜表賀○行均輸法○癸未上謂執政曰人君豈可怠於政理朕非樂於勞苦益思少時精神可惜欲乘時有為以安生靈至於兵乃是聖人之大權所以安天下也但不可輕用非獨殺人心所不忍誠恐天道不祐○甲申日下有五色雲○上御資政殿因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為如何則可彥博奏以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公弼曰朝廷當擇諸司長官及十八路監司無不濟夫○韓琦等新修仁宗實錄一部二百卷曾公亮等上英宗實錄三十卷○八月丙申司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入宮之後首閱天下奏事夜御燈火研味經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癸卯侍御史劉琦監處州鹽酒稅御史裏行錢顛監衢州鹽稅初御史知雜劉述及琦顛等言切見

神宗 熙寧二年

范純仁言

蘇轍言

行青

王安石言

富弼言

陛下用安石為參知政事未踰半年中外人情翕然不安蓋以其專肆曾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司馬光言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濶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二者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為知州今琦顛止以迂犯大臣降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乞與本資不報○丙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初純仁以言辭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純仁又申中書曰參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見容惟務雷同苟且趙參政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公亮等以純仁狀進乃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庚戌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為事

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為異論○九月詔閣門引編校書籍呂惠卿校勘王存登對皆王安石所善也○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略計千五百萬以上貫石飲散之法未得其宜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與賤量增市價乘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仍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候其有緒即推之諸路從之○戊辰初開經筵○王安石獨奏事上問曰程顛言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顛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顛所言未達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賣祠部所判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揀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冬十月丙申左僕射平章事富弼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復言于上曰比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進用多小人諸處地動災變宜且安靜○知樞密院事陳升之為禮部尚書平章事○上既許富弼辭位問弼

神宗 熙寧二年

郭遠不奔

司馬光論

韓琦

陳升之

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改綏州為綏德城先是韓縝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寨還以綏州郭遠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時已有詔俾遠焚棄綏州遠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効違詔之罪詔縝遠曰淵謀秘略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於是詔城綏州不復以易二寨○已亥翰林學士司馬光對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一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得更淳厚

昔邵康節聞杜鰲聲於天津橋上曰朝廷將用南人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王欽若當國亦南人也豈獨自安石始邪蓋天禧天聖之時南方之氣未盛所用者欽若一人耳自安石為相所引者惠卿之險巧升之之輕易宰相參政皆用南人此固溫公之所慮而康節之所先知也

上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上曰

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女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上曰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監察御史裏行張戢程顥言每有本職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奏候朝旨既許上殿伺候班次動經旬日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何獨憲臣隔絕踈異欲乞推原天禧詔書之意使依諫官例牒閣門即許登對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詔三院御史及裏行有公事並許直申閣上殿○十一月司馬光言欲據國史實錄所載旁采異聞徵漢書作百官公卿表以備奏御從之○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獨領安石以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韓絳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數為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升之竭力贊助或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詐故推升之使先為

神宗 熙寧二年

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條例司事遂不肯關預安石固以請升之曰茲
 事盍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
 蔡延慶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
 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
 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
 受却取數船蘇木入川司馬光言呂惠卿愛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為
 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
 上乃罷軾不用○丙子詔自今諸路同提點刑獄復差文臣於是武
 臣提點刑獄盡罷上以武臣罕習吏文多不足以察舉所部人才故
 悉罷之人甚以為便○壬午御邇英閣呂惠卿講先王之法有一歲
 一變者則月令季冬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而周禮正月始和布於
 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則堯舜五載修五禮十二載修法則是也
 有一世一變者則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改者則夏貢商
 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尊尊親親貴貴
 長長尊賢使能是也臣前日見司馬光以為漢惠文景二帝皆守蕭
 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亂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亂

宋世十一

十一

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以為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
 帝除挾書律二族令文帝除誅謗妖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
 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上召光
 前謂光曰其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
 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
 變則非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洶洶皆以為不可又不
 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呂惠卿
 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
 曰昔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益眾命和糴糧草以給之民皆
 樂與官為市其後人益眾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或復支移折
 變至今為膏肓之疾臣恐異日青苗之害亦如河東之和糴也惠卿
 曰光所言比官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
 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閏十一月壬寅張
 載為崇文殿校書先是呂公著薦載召對問以治道載曰為政不以
 三代為法者終苟道也○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
 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從之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

蘇軾
言所
未

蘇軾
言所
未

韓琦
論

石諸路各置提舉。○條例司又言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為便。今河東公私苦運鐵錢勞費。議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十二月乙亥。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臣按實錄。當時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有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權推官殿中丞直史館蘇軾言。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而豈以燈為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懽耳。且賣燈皆細民。安可賤酬其直。願亟罷之。上納其言。軾因奏書獻三言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書凡七千餘言。軾素不為王安石所喜。使權開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軾決斷精敏。聲問益遠。論事益不休。

熙寧二年春正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是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案罰亦如之。先是翰林學士范鎮言。青苗者唐衰亂之世所為。苗青在田。賤估其直。收效未畢。而必其償。是盜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孫覺亦言。王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間喧然不以為便。而廣廉入奏稱民間歡呼鼓舞。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二月壬戌朔。韓琦言。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為一甲。依青苗例支借。臣竊以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矣。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官吏防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言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癸亥。上親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陳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爾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然俟其有嚴行。絀責一二人。則此敵自絕。上終以韓琦所說為疑。安石曰。直使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

神宗 熙寧二年

傳堯
俞不
附新
法敗

司馬
光論
新法

司馬
光後
書

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所陪止三貫錢因以廣常平儲蓄以
待百姓凶荒則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為義倉未為不善况又不令
抑配有何所害上曰要須盡人言料文彥博呂公弼亦以此為不可
但腹誅韓琦獨肯來說真忠臣也翌日安石遂稱疾不出○丙寅詔
大宗正司置丞二員○兵部員外郎傅堯俞同判流內銓堯俞始除
喪至京師安石數召之既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逢
君來久矣將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還君堯俞謝曰新法世不以
為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取以實告安石不悅遂有此命○
王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為批荅曰今士夫沸騰黎
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
以委誰安石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還其章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
語夫於詳閱今覽之甚愧安石固請罷上固留之獎慰良久○翰林
學士司馬光為樞密副使辛巳司馬光言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
置三司條例司又言散青苗錢不便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一百萬
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羅本錢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及一千餘萬
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

卷一百一十一

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法之害元大也十年之外
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加以四
夷侵犯邊境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
何之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及追還使者臣
雖盡納官爵但得為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壬午安石始出
視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
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
矣○司馬光謁告之六日上復趣令入見光言臣近上疏未聞采錄
獨以何心敢當高位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
差使臣宜召早收還樞密副使勅告庚寅詔收還樞密副使告勅先
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
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
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放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
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
視事因固辭遂欲罷之三月甲午司馬光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
及常平使著安石得書大慙欲怒則不敢荅書但言道不同而已書

神宗 熙寧三年

韓琦

王安石

祖洽

附會

及

凡三返文多不載○條例司奏專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為之

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臣詳疏駁事件多刪

去臣元奏要切之語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

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須再辨列欲望親覽○群臣言常以章疏上

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辨餘人絕不近理

不足辨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

曰鎮所言若非陛下略見周禮天子有此則豈得不為媿耻上又諭

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眾論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

無異今少自却即坐為流俗所勝矣○已亥御集英殿策試禮部奏

名進士有曰聖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

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富足以備

禮和足以廣樂治足以致刑方今之政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

宜必有先後王安石之辭也○上遣劉有方諭司馬光以依舊供職

是日光入對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上曰

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撓

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

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勑

不令抑勑光曰勑雖不令抑勑而所遣使者皆諷令抑配如開封府

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勑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自給之率

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勑也上數諭再三光

再拜固辭上曰當更思之○范鎮罷知通進銀臺司初司馬光辭樞

密使上許之鎮封還詔書曰臣所陳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新命

則臣亦合加罪責上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為樞

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為得人至於坊市細民莫不歡喜今一

日追還詔勑非惟詔命反汗實恐沮光論忠計上不許以詔書直

付光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遂

乞解銀臺司許之○壬子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葉祖洽以下

及第出身同出身總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

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李太臨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

佃第五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均等策以祖洽為第一○安石既得

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

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國

神宗 熙寧三年

委石不足

呂公

李定附會安石

程顥

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王
 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
 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親庶政唯恐傷民此即是懼
 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
 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
 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教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
 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
 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夏四月詔御
 史中丞呂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與對乃誣方鎮有除惡之
 謀深駭予聞垂事理之實可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司馬光記所聞
 於趙抃曰上諭執政以呂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太甚將興晉
 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王安石怨公著叛已請明著罪狀光又云公
 著素謹初無此對或謂孫覿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
 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誤
 記以為公著也○已卯參知政事趙抃為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樞密
 副使韓絳間與王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陳

宋監十一

十一

非一皆至當之論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軍事
 判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定初至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
 為如何定言皆使之無不善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切勿為
 此言也定即日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
 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密薦于上上欲用定知諫院曾公亮陳升
 之固爭之乃改命焉

百官除授自執政以下皆付大臣進擬而中丞諫官必出
 於人主之親擢所以公其選也自安石執政以京官王子韶除御
 史又以選人李定除諫官則臺諫皆出於宰相之除矣

權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先上疏言臣
 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或捨而之於險阻
 則不足以言智矣况於措置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
 賁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
 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肖論議無
 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故罷○淮南轉運使謝景温為工部郎中兼
 侍御史知雜事景温雅善安石又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
 對問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

神宗 熙寧二年

首 石 散 歐 陽

司 馬 光 議 惠 卿

歐 陽 脩 不 散 苗 錢

石曰陛下遇群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温○上批監察御史張戢王子韶並落職知縣戢屢言青苗不便最後上疏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并言王安石專為聚斂好勝遂非呂惠卿險薄姦凶尚留君側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評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翦掩面而笑戢怒曰參政笑戢戢亦笑參政參政所為豈但戢笑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院不須如此戢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退即家居待罪遂與子韶同絀○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為讒安得不黜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衆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悞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姦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姦邪也上曰今天下淘淘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司馬光讀資治通鑑張釋之論畜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主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所論專指惠卿也○五月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彥博等皆請罷制置條例司上謂彥博曰俟群言稍息當罷之不欲亟罷恐傷王安石意故也○詔歐陽脩不合不奏聽朝廷指揮擅止散青苗錢特放罪脩在青州嘗奏疏條陳三事中書言脩擅止給青苗錢欲特不問罪王安石論脩殊不識藩鎮駐乃降是詔先是上復欲用脩執政安石曰脩見事多乖理好有文華人安石蓋指蘇軾輩而上已默諭○壬子詔罷入閣儀王珪等言入閣者乃唐雋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非為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六月壬戌駕部郎中朱壽昌者巽之子也其母劉氏嫁民間壽昌行四方訪求不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巽遂其志又棄官入秦與家人訣不見母不

復還行次同州得之劉氏時年已七十餘矣求與錢明逸表其孝節
 癸亥詔壽昌赴闕朝見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
 定因忌壽昌壽昌前已再典郡於是折資通判河中府○宗正寺言
 每歲正月一日裝寫仙源積慶圖宗藩慶緒錄各一本供送龍圖天
 章寶文閣今祖宗非袒免親更不賜名授官一依外官之法合與不
 合修入圖冊詔送禮院詳定禮官言親疎異則恩禮不得不異世系
 同則圖籍不得不同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親親之義備矣所有祖宗
 非袒免親欲乞依舊修寫入仙源積慶圖宗藩慶緒錄其在外者委
 宗正寺逐年取索附籍從之○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
 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許之祖禹鎮從孫也○秋七月辛卯詔新判
 太原府歐陽脩罷宣徽南院使知蔡州先是脩以病辭宣徽使至五
 六因論青苗法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荅而奏從其請○壬辰樞
 密使呂公弼罷為吏部侍郎知大原府權御史中丞馮京為樞密副
 使○癸巳賜秘書省正字唐垆出身初垆為北京監當官上書言青
 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安石謂垆宜在館閣故得召對
 ○八月乙丑司馬光對垂拱殿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國子

宋監十一

十一

監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能
 供况當進用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
 自其執政違迂甚多今迂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
 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
 著云何後毀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
 又曰青苗已有顯效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為是爾
 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傳之韓琦贈銀
 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斃器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鹽
 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温
 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
 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官○九月戊子朔
 中書言請置檢正中書五房公事一員每房各置檢正公事二員並
 以朝官充○乙未參知政事韓絳為陝西路安撫使先是絳奏以夏
 人寇慶州陝西用兵請出使王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宜往上
 卒遣絳○曾布同判司農寺布尋奏改助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恨之
 ○己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汲其考試法官試法官自此始○庚子左

神宗 熙寧二年

皆公
相龍

司與
光知
求良

鄧紹
附會
安石

精瞻
言青
便不

行保
甲法

王安
石為
相

僕射平章事曾公亮為集禧觀使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
政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
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
天也○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乙巳御崇
政殿策賢良方正又策試武舉人○壬子太白晝見○手詔制科詞
字號卷大抵意尚流俗而毀薄時政援證先王之經而輒失義理恐
不足收錄以惑天下之觀聽而詞字號乃孔文仲試卷也於是文仲
竟坐黜○司馬光知太興言青苗助役為陝西之患上曰助役唯行
京東兩浙耳崔人充役越州已行矣○冬十月鄧紹為集賢校理檢
正中書孔日房公事紹故名維清累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
呂之佐作青苗免役錢等法百姓無不歌舞聖澤臣以所見寧州觀
之知一路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此誠不世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
之勿移於浮議也又與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曰於上使乘驛詣
關又累詔趣之比至召對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
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紹退見安石欣然如
舊交紹自至京師不敢與鄉人相見鄉人皆笑罵紹曰笑罵從汝好

宋監十一

官我須為之尋又命紹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十一月丁未客星
出婁○十二月詔知杭州趙抃知青州抃至青州京東旱蝗蝗將及
境遇風退飛墜水而盡青無害○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知鄧
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問曰卿為監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對曰
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培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為長久計愛
百姓誠不便王安石陰使其黨俞允誘瞻曰當以知雜御史奉待瞻
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乙丑中書言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制凡
十家為一保選主戶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物產最
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乃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為眾
所伏者二人為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之保
丁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從便自置習學武藝每十大保逐夜
輪差五人於保分內往來巡警遇有賊盜晝時擊鼓報大保長以下
同保人戶即時救應追捕如賊入別保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參知
政事王安石為禮部侍郎平章事王珪守本官參知政事
熙寧四年春正月壬辰詔鬻天下廣惠倉田為三路及京東常
平本其當賑濟即以廣惠常平等倉所貯粟麥給之○二月丁巳朔

神宗 熙寧四年

司馬遷 法科 更

曾布 附安石 用章 博文 更法

中書言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今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弊病偶對
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
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以明經及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
人數增解進士今定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貼經墨義各占治詩書
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
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時務策三道禮部五道中書撰大
義式頒行殿試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及第第
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學究出身從之○知永興軍司
馬光知許州光在永興宣撫司請增修城壁光奏罷之又請添屯軍
馬於長安河中邠州光言歲凶乞罷添屯不許又奏乞災傷地分所
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仍牒所部八州軍未得依司農寺指揮催理
詔提舉司催理如司農寺指揮不得施行光牒光知言不用遂乞判
西京留守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
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
范鎮伏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
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詔光移知許州光固請留臺又

宋史十一

之乃從其請光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甲子曾布檢正五房公事
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兩參政指馮京及王珪也布
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為俟救出令押字耳○三月丁亥夔州路轉
運使孫構張詵言杜安行等討四夷賊斥地七百里獲鎧甲器仗詔
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運司制置以聞先是李承之薦惇於安
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顧惇才可用耳公誠與語自當愛之
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戊子召二府
出陝西轉運司奏慶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彥博曰朝廷
施為務合人心凡事當兼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厲精求治而
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
之處耳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弊上曰詢訪
隣近百姓皆以免役為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
虞人自情願故也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
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
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且足
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之推行耳

神宗 熙寧四年

呂誨

楊繪

論免

石阻

役安

劉摯

論變

法

宋

求

未

老

賢

治

不

法

新

附

宗

之變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楊繪言：東明等縣百姓千百人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云：「此事相府不知，仍問汝等來。」知縣知不足，言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散去。退而訪問，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戶等，却以見管戶口量算，均定出役錢數，付諸縣各令管認，別造簿籍。前農務而畢，臣切謂凡等第升降，蓋視人家產高下，乃得其實。今乃自司農寺先畫數，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無爭訴哉？今判司農寺乃鄧綰、曾布一為知雜，一為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言者？王安石指陳繪言為不然，上諾之。○六月戊午，劉摯言：「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於無事者，以謂守祖宗成法，以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墮，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此以彼為亂，常彼以此為流俗，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後摯嘗面對上，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鄉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甲子，知蔡州歐陽脩為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脩以老病數上章乞骸骨。馮京固請留之，上曰：「脩頃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為然。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邪？」○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僕射判汝州。求城等七縣徐公袞等十八人，皆衝替坐不行新法，置獄劾治。而有是命，弼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以下施行。○秋七月，同判司農寺曾布言：「言事官屢以近日所議差役新法不便，考其所陳，皆失利害之實。非今日所以更張之意。陛下方有大有為之心，固將舉直錯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害為害，以曲為直，以是為非，以有為無。臣恐有傷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王安石以布所言進呈，上問如何。安石曰：「欲劾與繪擊令分。」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神宗 熙寧四年

劉摯
以極
言新
法

音
滂

王
彛

夏
人
求
致
許
州

從
三
卷
法

折遂以布所言劉摯繪摯令分析以聞御史中丞楊繪其錄前後論
助役法四奏以自辨御史劉摯又言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
有十陛下以臣言為是邪則事盡於前奏可以覆視陛下以臣言為
非邪則貶黜之而已雖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是以不復條
陳又曰以陛下之夙夜厲精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誰致之邪陛下
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
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
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
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
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勞民而無功又淤
田也則費大而無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強民以應令又起
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
才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
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
棄夫者殆盡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革去者無幾去舊臣則勢位無
軋已者而權可保也夫舊法則曰今所以制御天下者是己之所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於是詔繪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為
翰林侍讀學士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盜倉後兩日
以繪知鄭州○八月己卯前旌德縣尉王彛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
書彛安石子也為人剽悍無所顧忌安石與弟安國白首窮經彛從
旁剽聞習熟而下筆貫穿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年十二時得秦州
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故安石力主王韶議彛作策三十
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有以彛書聞者於是安石方
奉祠上遽召見而有是命安石亦喜彛得親近能助已因不復辭○
九月辛卯大享明堂以英宗配大赦天下○庚子夏國主秉常遣使
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所言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
國交割塞門安遠二寨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俟定界再別進誓
表回頒誓詔恩賜如舊○冬十月頒募役法○戊辰中書言近制增
廣太學益置生員除主判官外直講以十員為額每二員共講一經
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舉其生員分三等以初入學生員為外舍
不限員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員內舍以二百員為
限○壬申前武昌節度推官王安國為崇文院校書安國常非其兄

神宗 熙寧四年

又國極諫
又石請者
又思馬

美安
國非

劉蒙
不便
後法
殺劫

安石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安石以書戒之曰宜放鄭
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召
對問安石秉政外論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
不悅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為家
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
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
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俸
及先人發掘丘壠豈得不預我耶

講義曰安石之學尚不能同其弟况使天下同已乎勇以父之道
光於仲尼安石以子之賢為崇政殿說書子聖其父父賢其子而
謂他人皆為流俗宜哉

○十一月甲申詔蠲天下見欠錢糧總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
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百姓聞詔莫不稱慶○壬申
劉蒙知湖陽縣初行免役法使者召諸令會議蒙獨以為不便不肯
議退而條上利害即投劾去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神宗 熙寧四年

